

秦少游生年释疑及其他

□ 许伟忠

秦少游是北宋著名词人,被尊为婉约词宗。作为一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,其生平史籍记载是比较清楚的。他诞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,即公元1049年,今年是他975周年诞辰,少游故里高邮等地将举行相关纪念活动。秦瀛《淮海先生年谱》载:“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,先生生。”约四十年后,少游在蔡州教授任上写过一篇《书王氏斋壁》,追溯道:“皇祐元年,余先大夫赴官南康,道出九江,余实生焉。”不仅如此,秦少游对自己的出生月份也有记述。50岁这一年,他因党争之故获罪被贬谪到大陆版图最南端的雷州,作《反初》诗反思自己坎坷一生:“一落世间网,五十换嘉平。夜参半不寝,披衣涕纵横。”“嘉平”本指腊祭,后人因此将其当作腊月即农历十二月的别称。

近年有研究者质疑,一般农历腊月对应的是公历次年的1月,若以公历论,少游生年应是1050年。近查陈垣《二十史朔闰表》(1956年,古籍出版社),北宋皇祐元年腊月初一对应的是公历1049年的12月28日。由此推算,这一年腊月初五是公历1050年元旦。出生于腊月初五之前,就是公元1049年出生;腊月初五(含)之后,方可算是1050年出生。秦少游出生于腊月初五之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,既然目前史学界普遍认可秦少游生年是1049年,那么在未有新的确凿史料之前,这个结论似不应轻易变更。

秦少游关于自己出生的自述,不仅涉及到了出生时间,还涉及到了出生地。他的出生地不是家乡高邮,而是在随大父(祖父)赴任南康,船过九

江后的途中。直到5岁时祖父任期届满,方随同返回高邮。少游祖父秦詵此行的职务是“监南康军茶盐酒税”,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税局长吧。家族之中哪些成员随行难以考证,但身怀六甲的儿媳、少游的母亲戚氏必定是其中一员。少游自述涉及两个地名:九江、南康。“道出九江”应该是过了九江、尚未到达南康的中间地带,一个没有确切地名的地方。九江,古代又称浔阳、江州,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,著名的长篇叙事诗《琵琶行》就诞生在这里。中有诗句: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南康背倚风景秀丽的庐山,面临烟波浩渺的鄱阳湖,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故里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诗中的南山即指庐山市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笔者寻访秦少游足迹,来到这里进行过实地考察。从九江到南康,高速公路距离约40公里;当年乘船,水路也不过50公里左右吧。从隶属关系看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南康大多隶属于九江。故文史界有说秦少游出生于南康,有说出生于九江,两种说法都能成立。但笔者以为,依据少游自述,说“降生道中”,即出生于风景秀丽的庐山脚下、浔阳江上更为贴切。

秦少游仓促降生道中,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猜透的谜。15年前,笔者在创作《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》时,曾经做过一个大胆的推测:秦少游是一个早产儿,早产是一次意外、一个偶然,极有可能是他的母亲因为漫长旅途的颠簸劳顿所致。倘若不然,他的祖父完全可以根据预产期,稍稍提前或推迟登程赴任,相信他的上司也不

会因此而怪罪。这个推测不是确考,目前尚无史料佐证,却十分合乎情理,因而近年来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认同、引用。当然,偶然之中往往蕴藏必然。秦少游在母腹中就开始了漫长的旅程,匆匆降临人世,这是否预示了他人生旅程的坎坷不平、颠沛流离呢?

也正是由于这个偶然,人们有理由将他的出生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系起来。“骊社珠光”是古“秦邮八景”之一,高邮杰出乡贤、秦少游恩师孙觉(字莘老)见珠光而中进士,荪泮林《孙莘老年谱》《高邮州志》等史籍中均有记叙。这个传说千百年来盛传不衰,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名人为其背书。比如,北宋著名科学家、孙莘老友人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在“异事”部分,以较长篇幅记述了这颗神珠。孙莘老女婿、北宋大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曾赋诗《呈外舅孙莘老》,有诗句云:“骊社湖中有明月,淮南草木借光辉。”秦少游《送孙诚之尉北海》诗描写道:“蜿蜒戏神珠,正昼飞霹雳。草木无异姿,灵气殊郁积。”世人将神珠看作祥瑞之兆,但是一般人以为这个祥瑞只属于孙莘老。其实不然,文史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它与秦少游出生的联系。著名秦学大家徐培均《秦少游年谱长编》皇祐元年(1049)谱载:“是岁高邮骊社湖珠现。”又载:“是岁……孙觉二十二岁,觉字莘老,时登冯京榜进士。”继载:“是年十二月,先生(秦少游)生于南康。”这表明,“骊社湖珠现”不仅预兆了孙莘老的高中,还预兆了秦少游的诞生。秦少游匆匆降生道中,正是赶赴了神珠之约。假设他的母亲到达目的地南康军后平安顺产,那也许已经是皇祐二年的元月,他只能遗憾地与神珠失之交臂,那自然也就没有了到底是1049年还是1050年出生的疑问了。当然,事实如此,容不得后人假设。神珠的出现有力地佐证了古城高邮的地灵人杰、人才荟萃,恰如秦少游诗云:“所以生群材,名抱荆山璧。”

一块古砖

□ 秦一义

的地名所取代,唯有柘垛村的古老地名仍存在,现隶属于高邮市三垛镇。我感觉,这块带古老地名、古体字的砖,有来头——有一定的考古价值,连忙擦拭干净,并拿来卷尺量一量,长28.5厘米、宽12.5厘米、高6厘米,用秤称一称,重7斤,无论长度、宽度还是重量,是普通砖块的1.5倍。用报纸包好,置于厨下,作为收藏。

其实,砖瓦上出现地名倒是寻常见的。如1969年,家乡办砖瓦厂,特地到泰州溱潼砖瓦厂购得钢构的瓦模回来,瓦模上有“溱潼砖瓦厂”的“阴文”(反着的凹字,打出来的瓦坯上就现立体的“溱潼砖瓦厂”字样)。我们秦家垛人气不顺:我们生产的产品,凭啥为你名留青史?请工匠销毁“溱潼”,铸上“秦家”,一经生产,带着“秦家砖瓦厂”字样的大瓦,像蒲公英种子一样,流向四面八方。

既然这块古砖有“柘垛”二字,毫

无疑问,肯定出自柘垛这地方。是什么时候的产品?窑主是谁?工匠是谁?我寻根溯源,问庄上老人,都说不知道,放入微信群、朋友圈,无人有回复。推而广之,经过若干年以后,人们发现“秦家砖瓦厂”字样,又要追寻它们的由来:秦家在哪里,什么时候的产品云云。就如同我现在寻求这块古砖的来历一样。

在寻求什么时候的产品的同时,我在进行另一层面的思考:在砖块上、片瓦上、刀具上等等,留下地名或人名,真是为了“扬名”吗?其本真目的恐怕是为了显示出一种责任、一种担当,为产品的质量下保证。试想,一块砖、一片瓦,或是其它什么产品,出自你处、你手,无论放在哪里、派什么用场,都要担负得起、承受得住。我的这一想法,后来被央视的一档节目证实。某晚,看到《国宝档案》节目上正解说城墙砖上的人名时,引起了我的关注,饶有兴趣地看下去。主持人任志红说:南京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有制砖者的名字,不是制砖者为了扬名、永垂不朽,而是采用“实名制”,确保生产者生产砖块的质量。

到了夏季,每天夜晚总时蛙声一片,吵得我和弟弟睡不着觉。那天清晨,我和弟弟早早起床,商量着下田捉青蛙,以报孙觉之仇。我们的谈话被母亲听到了,她连忙制止我们,说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,能捕食田里的害虫,让庄稼有个好收成。我和弟弟打消了捉青蛙的念头。之后,我们居然习惯了夜晚的蛙声。

再之后,农民为了追求庄稼的产量,频频用起了农药,虽然杀死了害虫,但也伤害了青蛙。现在的老家,我们很少听见青蛙的叫声了。

住在城区的我,却能够听到久违的蛙声,确实意外。每天夜晚,“咕呱——咕呱”的蛙声是有点吵人,但听着听着,却成了我安心睡觉的催眠曲。

木香花香浓似酒

□ 陈其昌

汪曾祺在散文《木香花》中写道:“我的舅舅家有一架木香花。木香花开,我们就揪下几撮……养在浅口瓶里,可经数日。”汪曾祺所说的舅舅家,我以为就是高邮城北杨家巷杨汝栩先生的家。《杨汝栩文集》的封面图片,就是杨汝栩先生和木香花的合影。

四月,春光正好,杨家的木香花应该开了吧,爱花者去寻香。好大的一株木香花啊,把偌大的院子占去一半,枝枝蔓蔓向高处伸展,已经攀爬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去了。昨夜的一场雨,并没把它怎么地——细碎的绿叶发着光,密密匝匝的花朵,白白净净,你挨着我,我靠着你,繁星一般,从高处倾泻而下。

杨家是高邮的名门望族,杨汝栩是杨八房中杨四房遵时之子,亦是汪曾祺生母的嫡亲内侄。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公安局工作,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,在校期间,被打成右派,后下放到安徽蒙城,在蒙城师范、一中教书,1983年因照顾年迈的母亲,携妻子陈素萍和孩子回到故乡高邮,在高邮中学教历史或语文,亦通俄语、英语,直至退休。

当年,我在县委统战部任助理秘书,因落实统战工作政策,多次走访杨汝栩家。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原被供销部门占用的房屋得到落实。他家院子不小,一大排朝南的房屋错落有致。其时,杨如栩回邮后重栽的木香花尚不到两年,藤蔓已经爬上南墙,冒出嫩绿的细芽。我俩“一回生、两回熟”,从杨氏家族的兴衰,谈到高邮的沧桑变化,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杨汝栩先生博学多才,阅历丰富,尽管命运并未善待他,但他对生活、对家乡、对亲朋好友仍充满感情。如今重读《杨汝栩文集》,感觉作者留下的文字,带着温度,散发着陈年老酒似的香醇。

杨汝栩先生的文章可以说熔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,“怀故人”“记故土”更把读者带回了旧高邮,具有史料价值。他在《我所知道的杨氏家族》中讲述了“金扁担的故事”。杨家祖辈买下了“天地坛”附近一户李姓人家的房子,此屋地势北高南低,从南向北看,步步高,杨家人认为是风水宝地。李家人搬迁匆忙,连祖宗龕子都不要了,杨家人整修时,没成想祖宗龕子后面露出了一条“金扁担”。果然,杨家先后出了三名进士,后代子孙或博学能文,或经营有道,杨家成了名门望族。杨家有“八房”之说,开枝散叶分居于小城各处,如二房后代大地主杨谨之在城北石灰窑(今城北小学)建有住宅,也有的家住熙和巷或梁逸湾等处。杨汝栩夫妇住在杨家巷祖屋。

童年的汪曾祺和他的表兄弟曾在杨家巷大宅院玩“过河过河洗大澡”,但后来为求学、为生存,早已各奔东西,甚至几十年未能见面。

1994年,佛山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杨鼎川登门拜访汪曾祺,他自报

家门,向汪老转达父亲杨汝纶的问候。杨汝纶是杨三房之后,是汪曾祺的表兄弟,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,后在四川富顺担任校长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论辈份,杨鼎川是汪曾祺的表侄。汪曾祺赋诗一首《赠杨鼎川》:“高坡深井杨家巷,是处君家有老家。雨洗门前石鼓子,风吹后院木香花。闲情可到上河埭,厨饌新烹出水虾。若有机缘回故里,与君台上吃杯茶。”杨鼎川还就有关创作及比较文学等问题求教汪老。这一老一少的对话,曾在高邮《汪曾祺文学馆馆刊》上分期刊出,题目为《与汪曾祺老人谈创作》,后收录于《汪曾祺全集》(季红真主编)。这种原汁原味的录音整理的文字,是挤干水分的真实、细致、深刻、透明的讲解,值得后昆学习。

1997年4月汪曾祺参加四川宜宾“五粮液笔会”,与杨汝纶得以会面。此时两人都已年近八旬,但汪曾祺一见到杨汝纶,脱口而出,“这不是桂官吗?”一声乳名的呼唤,立即把两位老人拉回了童年。杨汝栩就此事写成了《称名忆旧容》,发表于《散文》《扬州文学》《高邮日报》。

杨汝栩还针对汪老《赠杨鼎川》诗中“闲情可到上河埭,厨饌新烹出水虾”的“河埭”之说,专门写了《河堤、河埭和河塘》,结论是查过《康熙字典》《说文》《高邮州志·河渠志》等典籍,运河堤应该叫做“上河塘”。他引经据典,言词凿凿,真佩服他挑战大家汪老的胆识与才智。

杨汝栩心胸坦荡,敢于直言,他曾写信给《汪曾祺文学馆馆刊》编辑,就“汪研”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,希望我们高邮人应该加强对汪曾祺的研究,研究他的作品切不可“虎头蛇尾”等等,这就是收录于《杨汝栩文集》中的《点击“汪研”》。

杨汝栩做事严谨、认真。汪曾祺三岁丧母,一直不知道母亲的名字,很是遗憾。杨汝栩为此颇费周折,多方考证出汪母可能名为“杨遵祥”。本想给汪老一个惊喜,可是汪老突然因病辞世。杨汝栩写下了《没有完成的考证》,发表于《汪曾祺文学馆馆刊》,也收录于文集。

退休之后的杨汝栩乐于笔耕,勤于笔耕,总有一种“赶紧写”“赶紧做”的使命感和迫切感。只可惜,退休十年之后,终因病于2003年7月10日去世,享年71岁。在他病重期间,他一直记挂一件事,就是把他的文章编成一本书。他的妻子陈素萍文化水平虽不高,但不负重托,在杨汝琦、杨鼎川、任俊梅、杨如祐等杨家亲戚的支持下,又得到朱延庆、丁明和我的帮助,终编成一册《杨汝栩文集》。书中几乎囊括了他发表和供家人内部传阅的文章。正如朱延庆先生在序言评价:他行文自然,别人读感到了自如、自在;他的文笔朴素,朴素给人的感觉是美;他语言平淡,但淡中又味。

斯人已去,手植的木香花还在,每到春天,依然是芬芳馥郁,沁人心脾。

最近几天,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突然听到了久违的蛙声,此起彼伏,美妙动听。

循着蛙声的方向,我推开窗子,蛙声越发响亮,原来是来自对面的一块天然池塘。

我家所在的小区位于城市东侧,所在的楼是小区最南面的。楼南侧的一块空地尚未开发,当地一些农民利用这块地,种了些蔬菜。日积月累,加之雨水的冲刷,空地竟成了一块天然的池塘。

大约一个月前,妻子给我发了一段小视频,说那片池塘里有好多小蝌蚪。打开视频,果然如此,一群黑豆状的小蝌蚪在池塘里游来游去,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。